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8.11.7(4)

世

界微型小说精选

II

一百八十位名家二百篇精华之作

五分钟了解一点异域的生活

五分钟欣赏一篇大师的杰作

五分钟享受一次阅读的快感

刘
刘

编
译

世界微型小说精选

(Ⅱ)

刘浪 编 刘畅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微型小说精选/刘浪编;刘畅译.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 6

ISBN 7 - 5059 - 4330 - 8

I. 世... II. ①刘... ②刘... III. ①小小说—作品集
—世界—近代②小小说—作品集—世界—现代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38091 号

书 名 世界微型小说精选(I、II)
译 者 刘 畅
编 者 刘 浪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任 杰
印 刷 山东省泗水县泰山印务中心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610 千字
印 张 26
插 页 4 页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 - 5059 - 4330 - 8/L.3374
定 价 39.80 元(共二册)

序

微型小说作为小说“四大家族”中颇具活力的一员，千百年来就以独特的魅力，似不朽的丰碑耸立在文学殿堂里。环顾世界近二百个国家，每一个国家的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流芳百世的微型作品产生，可谓浩如烟海，争奇斗艳。它们或奇思妙语充溢其间，或真知灼见与绝妙文采交相辉映。让读者只恨人生苦短，无力尽览。有鉴于此，编者经过精心准备，在浩繁的微型作品中，撷英存精，汇编成集，精选了五大洲一百八十位作家的两百篇杰作，推出这本《世界微型小说精选》，以享读者。

与那些声势浩大的鸿篇巨著相比，微型小说就像夜空中的星辰，虽不夺目，但散发着诱人的时代光芒。为什么一篇微型小说能以有限篇幅产生巨大的影响呢？奥妙就在于小中见大。如果大作品以反映时代风貌和时代精神见长，那么小篇幅的微型作品则以简洁地反映人类的情感和品性见长。虽说大作品磅礴的气势令人震撼，但微型小说这种形式短小的作品却仍能给人以强烈的冲击。这是因为它将深刻独到的思想，或出类拔萃的见地，或标新立异的情节，或扣人心弦的人物命运，呈现在读者面前，使读者短时间内就能享受到一次阅读的快感，这正是微型小说的魅力所在。

世界微型小说精选 ≈≈≈≈≈≈≈≈≈≈≈≈≈≈≈≈≈≈≈≈

编者为使这本选集成为高质量、高品位的精品，并能切中读者的兴趣和鉴赏的需要，在生活快节奏的今天，使读者在上班途中、公共汽车上、课间工余等时间方便阅读，在编辑排版时采用国别分组排列。这样既能选取作家最优秀的，或最能体现其风格的作品，又能避免哗众取宠、迎合时尚之嫌。所以，本书作品的入选标准，就定位为：①必须是各国乃至世界有影响的大师级作家的作品；②作品必须情节出人意料、文采绝妙，令人读后回味无穷。使每一位读者——

五分钟享受一次阅读的快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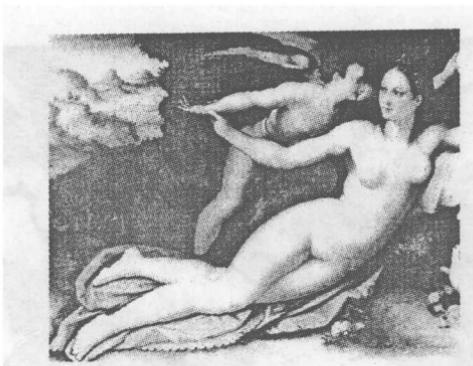
五分钟欣赏一篇大师的杰作

五分钟了解一点异域的生活

五分钟提高一点自己的素养

编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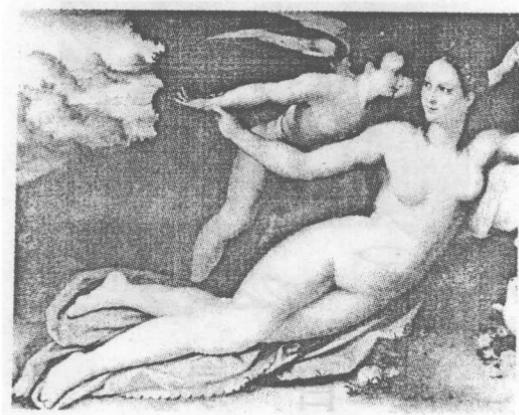
2003年10月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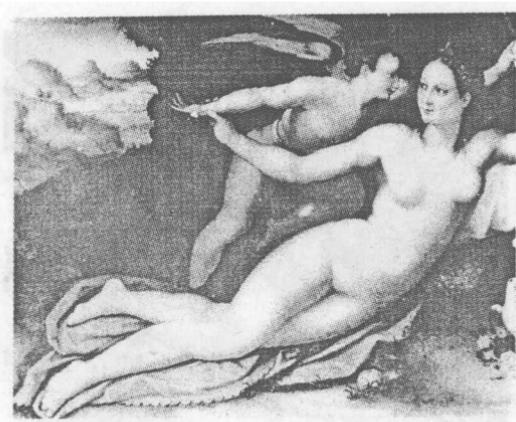
- “伯爵”大人 [美国]马克·吐温(1)
斗牛 [美国]海明威(7)
彼得斯的催眠术 [美国]欧·亨利(9)
信童传情 [美国]欧·亨利(16)
一元伪币 [美国]杰克·伦敦(21)
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 [美国]雷蒙德·卡弗(28)
夜半来客 [美国]罗·亚瑟(33)
如愿以偿 [美国]吉尔博特·莱特(35)
第六枚戒指 [美国]恩·彼特(39)
舌退强盗 [美国]丁·马赫尼(41)
棺材店老板 [俄国]普希金(45)
最温柔的那一刻 [俄国]高尔基(52)
失败 [俄国]契诃夫(55)
神经 [俄国]契诃夫(57)
勋章 [俄国]屠格涅夫(62)

SELECTION FROM WORLD MAST-NOVE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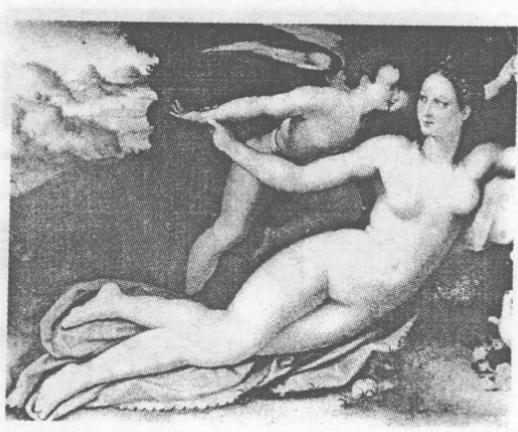
- 军人的妻子 [俄国]巴利斯·利亚宾(66)
冰窟窿 [俄国]克拉夫琴科(74)
讲座 [俄国]阿尔道夫(77)
冒充者 [俄国]H·伊萨耶夫(80)
审判 [俄国]谢·哈扎诺夫(84)
强盗的苦恼 [日本]星新一(87)
契约时代 [日本]星新一(91)
当铺 [日本]川端康成(96)
偶然的莽撞 [日本]村田浩一(99)
处理怨苦 [日本]结诚昌治(105)
尼泊尔的啤酒 [日本]吉田直哉(108)
小偷轶事 [日本]《落语文库》(111)
棒 [日本]安部公房(113)
旅途的终点 [日本]都筑道夫(117)
侦探来了 [日本]都筑道夫(118)

SELECTION FROM WORLD MINT-NOVE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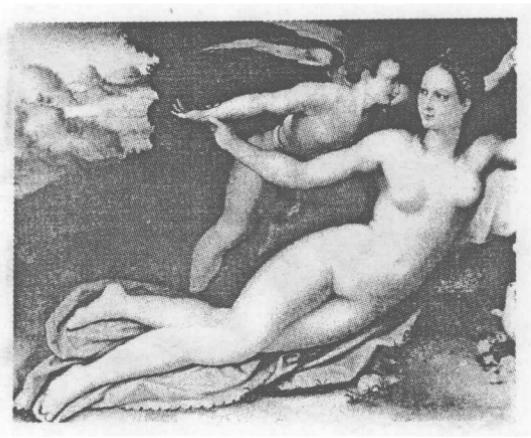
- 大事三件 [加拿大]李柯克(121)
五十六号 [加拿大]李柯克(133)
红宝石饰物 [加拿大]西尔瓦·克拉潘(139)
敷衍塞责 [加拿大]波·波顿(144)
两便士的车票 [英国]曼斯费尔德(147)
云襟胸怀 [英国]贾莱斯·凯瑟·莱斯特(151)
哈里斯太太的渴望 [英国]保罗·加利克(155)
聘任 [英国]埃克斯雷(163)
奇妙的礼物 [英国]富·奥斯勒(165)
佳作 [英国]J·A·汤姆(168)
敞开着的窗户 [英国]萨基(170)
小职员之死 [英国]乔治·摩尔(174)
送行 [英国]麦克斯·伯尔比姆(179)
韩米顿的烦恼 [英国]拉·鲍威尔(184)
两家酒店 [法国]都德(189)

SELECTION FROM WORLD MINT-NOT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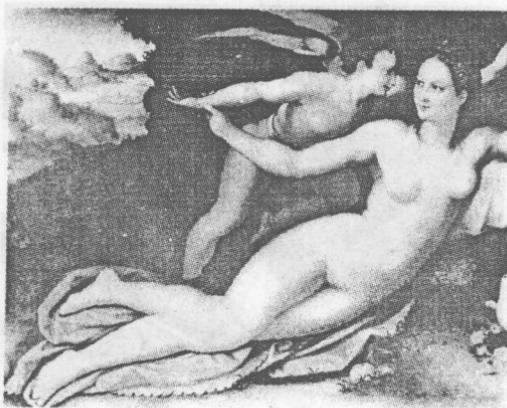
- “诺曼底”号遇难记 [法国]雨果(192)
皮埃罗 [法国]莫泊桑(195)
修软垫椅的女人 [法国]莫泊桑(201)
绿头发 [法国]让·托沙亚(208)
时令鲜花 [法国]安德烈·莫洛亚(213)
平凡的婚礼 [法国]贝安妮(217)
死者的乳汁 [法国]玛格丽特·尤瑟娜尔(220)
地窖 [法国]吉·塞斯勃隆(229)
爱开倒车的先生 [法国]玛·尤瑟纳(232)
劳动道德下降的趣闻 [德国]海·伯尔(236)
铁路—豚鼠的故事 [德国]冯·拉德茨基(239)
买牙膏 [德国]汉斯·莫瑟尔(240)
对法官的诱惑 [德国]奥托·弗拉克(242)
第一瓶香槟酒 [德国]柯里德(246)
与阿尔科夜行 [德国]维贝(248)

SELECTION FROM WORLD MINT-NOT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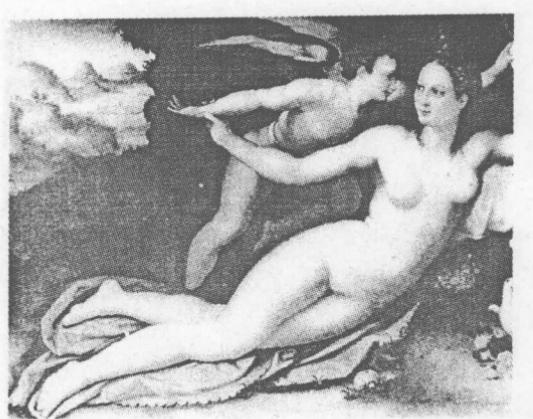
- 摆来,摆去 [德国]玛格丽特·哈格勒(250)
吻 [德国]菲丽丝·沃尔肯斯(255)
回答 [德国]加布利尔·沃曼(258)
谁是神经病 [德国]詹姆斯·瑟伯(262)
疑病 [瑞士]弗·德布卢埃(264)
二等奖 [瑞典]扬·弗里德高智(266)
深沉的父爱 [挪威]昂比逊(271)
神秘的眼镜 [意大利]布扎蒂(275)
吝啬鬼菲拉吉洛 [意大利]钦齐奥(279)
额外工资 [西班牙]塞拉(282)
小丑的眼泪 [奥地利]约·马·齐默尔(287)
电话亭奇遇 [苏格兰]埃尔斯佩思·戴维(293)
坟墓掩盖的罪过 [土耳其]阿吉兹·涅辛(299)
田野里出世的婴孩 [土耳其]奥尔汉·凯马尔(302)
善人 [捷克]雅·哈谢克(306)

SELECTION FROM WORLD MINT-MODEL



- 遭殃的机关 [匈牙利]莫尔多瓦·久尔吉(309)
部长的小猪 [南斯拉夫]布·努希奇(312)
生活点滴 [罗马尼亚]扬·伯耶舒(315)
照相机皮套 [保加利亚]登·伏拉迪米罗米(318)
罗西特之妻 [澳大利亚]查·G·诺里斯(321)
老安德伍特 [斐济]杰·威德(324)
解脱 [印度]泰戈尔(329)
鬼婴 [新加坡]木子(332)
黄狗事件 [新加坡]希尼尔(334)
典当感情 [中国香港]深雪(337)
枪声 [马来西亚]H·P·格赫里(341)
三个没意思的故事 [埃及]尤·盖依德(343)
他从我手里抢扫帚 [新几内亚]梅·奥巴(346)
电话 [巴西]安德拉德(349)
你永远是部长 [巴西]安德拉德(351)

SELECTION FROM WORLD MINT-NOVEL



- 生长在路边的蓟 [智利]加·米斯特劳(354)
夜晚的奇遇 [秘鲁]胡·拉·里维罗(356)
找不到对象的姑娘 [阿根廷]莱·巴尔莱塔(362)
遗嘱 [墨西哥]拉法埃尔·德尔加多(366)
一封寄给上帝的信
..... [墨西哥]格雷戈里奥·洛佩兹(373)
怪人 [乌拉圭]哈·德·比亚纳(377)
冠军 [波多黎各]佩·胡·索托(380)
三只乌鸦 [厄瓜多尔]何塞·安托(386)
兼职搬运工 [委内瑞拉]佩德罗·卡弗(391)
影子和欲望 [国籍不详]奇普利纳(394)

〔美国〕 马克·吐温

“伯爵”大人

我在英格兰南部的一座小城逗留的时候，偶然遇上一位名叫罗杰斯的人。他自我介绍说，他的继父曾娶我的一个远房亲戚为妻，后来那女人上吊死了。因此他似乎认为，我们彼此尚沾有一点血缘关系。他天天到我这儿来，一屁股坐下就打开话匣子。他是我所见到的最古怪的“文雅”先生。他想要看一下我戴的那顶新礼帽。我当然高兴，心里想，他发现帽子里有牛津大街帽店的商标，自然要对我敬佩不已！不料想，他却煞有介事地摆出一副惋惜的样子，把帽子翻来覆去地看了又看。他挑出几点毛病，说我初来乍到，当然不知该到哪儿去购买衣着行头。他答应回头把自己买帽子的那家铺子的地址寄给我：“哦，对不起！”他说着，动手剪下圆圆的一小块红纱纸，又精心地在上面剪出一圈花边，再把它涂上胶水粘在我的帽子上，恰好盖住帽商的标记。“这回，谁也看不出你是从哪儿买来的了。我再把我买帽子的那家帽店的商标捎给你，把它贴在圆纸块上面。这可是万无一失的妙策。”我有生以来从未对任何人如此钦佩过！然而，请留意，在他剪贴的当儿，他自己的那顶帽子就放在身旁的桌子上，正对着我们的鼻尖儿——那是一顶像古代灭烛器样的“垂边”礼帽，年深月久，风吹雨淋，已揉搓得不成样子，颜色也褪光了。另外，从里面还渗出了一圈粘乎乎的油垢。

又有一次，他观察起我的服装来。对此，我并不担心，因为我的那家裁缝店颇有名气，门上挂着“威尔士亲王殿下特约服

装店”的招牌。当时我还不知道大多数的裁缝店都挂着同样的牌子。俗话说，一个普通的人需要九个裁缝，一个亲王自然要拥有一百五十个了！罗杰斯对我的服装也深为遗憾，因此他又把自己那家裁缝店的地址写给了我。但他并没有跟我说，只要我一说出我的笔名，他的裁缝就会像那些善于阿谀奉承的人有时献殷勤一样，格外精心地为我制做服装，相反，他只是对我说，那位裁缝可是轻易不给无名之辈做活儿的！（无名之辈！像我这样在英国赫赫有名的人物，竟会遭此冷落，这对我来说真不啻晴天霹雳！）然而他提醒我说，只要在裁缝面前提一下他的大名，就什么都好办了。我想奚落他一下，便说：

“那他恐怕要拚上命干，通宵不休息了！”

“嘻！管他哩！”罗杰斯说：“我给了他那么多的好处，他也该表示出一点儿感激了！”

我简直是在对牛弹琴，他对我的嘲弄无动于衷。“我的全部服装都是从那里买来的，”他说，“就他那个铺子的服装穿在身上还像个样子。”

我又试图跟他开个玩笑，说：“你要是带来一件该有多好啊……我真想开开眼。”

“我的老天爷！你难道没看见我这身衣服吗？……这就是摩根裁缝店做的！”

我仔细一瞧：那显然是从伦敦查塔姆大街的一家犹太铺子买来的成衣——大概是一八四八年的老式样。那套衣服当年的价格也许只值四美元，如今上下沾满油垢，磨开了花。我不禁用手指了指那些破了的地方，他感到很难为情。我也似乎后悔不该开那样的玩笑。开始，他愁眉苦脸，不胜悲哀，但马上又振作起精神，挥了挥手，好像不需要人家来同情和怜悯他似的。他装腔作势地说，“不要紧，不要紧，你不用替我操心。我可以再去

买一件新的。”

当他的神志清醒过来时，他便沉住气仔细地打量一番自己身上穿的那件褴褛的衣服，哼哼哈哈地支吾着说，这下明白了——准是他的佣人今早伺候他穿衣时把服装弄破的。

他的佣人！像这样打肿脸充胖子实在令人可敬！

他几乎每天都来拿我的一些服装开心。像他那样的人，成年穿着一套好像诺曼人征服英国时期的衣服，竟然如此得意忘形，真是令人难以想象！

这也许是一种荒唐的想法。不过，我的确希望这位先生能在我身上发现点滴值得赞美的地方，哪怕对我做的某件事表示称赞也行——您要是我，恐怕也会产生这样的念头的。我的机会终于到了：我要动身返回伦敦去，事先列出了一个准备送洗衣店的脏衣物“清单”。一大堆脏东西非常显眼地堆在屋角里——整整五十四件。我想让他惊讶，看我一周之内攒了多少脏衣服！我拿起“清单”，好像是在核实一下似的，然后把纸扔到桌子上，故意装出忘记了的样子。一点不错，他果然拿起“清单”，瞟了一眼，盯着总件数说：“不多，你穿得太节俭啦！”说罢，又把纸单放回原处。

他的手套寒酸得不成样子，但他却告诉我买这类东西的地点。他的鞋子破得核桃装进去也会掉出来，但他却把脚伸到壁炉上，全神贯注地独自欣赏着。他的胸前别着一根玻璃针，虽不透明，但他却说是“翡翠水晶”——且不去管它叫什么翡翠水晶——反正他说世界上只发现两枚——另一枚归中国古代的一位皇帝所有。

后来，在伦敦的一家旅馆里，我欣喜地看到这位古怪的叫花子端着大公爵的架子，摇摇摆摆地在走廊里踱着步子。这并不奇怪，他总会显示出一点什么新想象出的高贵身份来的，然而除

了服装破旧以外，他看上去倒也显得颇有派头。他看见周围有陌生人时，便略微抬高嗓音，称呼我为“理查勋爵”或“将军”或“大人”，当别人开始注视我们，眼里露出敬畏的神色时，他便会谈笑风生地问起我前天晚上为什么没有应邀去阿吉尔公爵府上。接着，他又提醒我千万别再忘记我们威斯敏斯特公爵的邀请。我想，他当时一定不会意识到这是在作戏。有一次，他竟来邀请我晚上陪同他去拜访他那小镇上的华威克伯爵。我告诉他说我还没有接到请柬。他说，那没有关系，伯爵无论跟他还是跟他的朋友从来不分彼此。于是，我问他像我这个样子是否可以冒昧地去见伯爵。他回答说，不行，晚上去绅士家一定得换上夜礼服。他答应等候我换衣服，我也高兴跟他走一趟，看看这场冒险究竟如何。于是，我穿戴完毕便跟他一起去他的住宅。他说，如果不介意的话，我们两人干脆散步走着去。那天恰好有雾，我们在泥泞的路上跌跌撞撞地走了大约六公里，总算在一条后街小理发店的背后找到了他那单间的“公寓”。室内放着两把椅子，一张小桌，一只老式皮箱，墙角还有一个洗脸盆和一个盛水的罐子；床上的被褥乱七八糟，梳妆镜只剩下了一块碎片儿；花盆里栽着一棵半死不活的天竺葵（可他却说这是已故的首相帕默斯顿公爵馈赠的礼物，名叫龙舌兰，已有二百多年没开花了，曾有人愿出高价买它）——这便是房间里的全部陈设。对喽，还外加一个钢烛台和剩下的半截蜡烛。罗杰斯点燃蜡烛头，让我坐下，要我不必拘束。他说希望我想喝点什么，他好款待我一杯普通人享受不到的香槟酒；他又说，不知我愿饮西班牙产的雪利酒，还是葡萄牙产的红葡萄酒。他说他的瓶装葡萄酒都被层层蜘蛛网缠着，每一层都标志着陈放足有一代（三十年）的时间。至于他的雪茄——那只好由我自己品尝吧！说罢他把头探出门外，喊道：“塞克维尔！”

没人答应。

“妈的……塞克维尔！”

仍然无人应声。

“今天管家这奴才怎么啦？我从来不允许仆人……嘻！该死的混蛋，他竟把钥匙带走了！没有钥匙就开不了别的门了。”

（我惊奇地发现，他仍然在镇定自若地玩弄着香槟酒骗术，我倒想看看他最后怎么圆场。）

这时，他不再喊塞克维尔，开始叫起“安格莱西”。可是，安格莱西也没有出现。他说：“这个马伕以前擅自离职过，如今是第二次违犯家规。我明天就把他撵出去！”

他又喊起“托马斯”，可惜，托马斯也没有应声。于是，又喊“西奥多”，西奥多也无动静。

“唉，算啦！”罗杰斯说，“几个仆人压根也想不到我会在这种时候回来，都溜到外面寻欢作乐去了。马伕、听差的不在眼前没关系，不过，管家这奴才不在，那烟酒就没指望了。我那管服装的仆人也不在，我的衣服也换不成了！”

我自告奋勇帮他换衣服，可他说啥也不答应。他说，伺候他穿衣的人必须是熟练的老手，不然他会感到不舒适。可他最后又说，他同伯爵是老世交，不必讲究穿戴。于是，我们乘上一辆马车，他对马车伕交代了几句之后，我们便出发了。马车行驶了一段路程，在一座大房子门前停下。我们跳下车。我从未见罗杰斯穿过带硬领的衣服。这时他走到灯光下，从衣兜里掏出来一个绅士式的纸领和一条旧领带系在了脖子上，然后就沿着台阶走进门去。不大一会儿，只见他又从门里出来，慌慌张张地走下台阶，喊道：

“跟我来——快！”

我们急忙离开那儿，拐进路旁的胡同里。